

清水美穗子

「所以，你喜歡散步和夜景，是因為不想與人有關。」清水美穗子說。「不知道。」我說。「喜歡這條河的形狀，好像塞納河。」「記得塞納河的樣子？」「梗概的話能畫出來。可惜獨欠城中島。」「不然可以建一座聖母院。」「有的嗎？」「什麼都有，建克里姆林宮也行。」「在塞納河建克里姆林宮。」「托派的偉大勝利。」

我們並非跪坐在地板上，她將我的手提電腦擱在床邊，稍為提起湖水藍色和服的袖口，操縱鼠標在《模擬城市》各個按鍵間游移。

「一直覺得日本人很厲害，這樣跪坐着不累。」我說。「有什麼辦法，你又沒有桌子。」「那也是。」

清水美穗子今年七十五歲，看起來則約五十。也許是因為化妝技巧嫺熟，白皙的皮膚看不出皺紋。髮絲則在腦後梳成髻，染成黛黑卻又在底層留幾撮白。感覺是刻意留下，彷彿在說，染髮並不是為掩飾什麼，只是純粹出於接納世俗對儀容的要求。

半生居於香港，廣東話說得比我好，網絡潮語也略知一二。退休前做過的工作林林總總，從經營拉麵店到

直升機駕駛員——為某個富豪駕駛私人直升機都做過。如今則過着白天行山，晚上休息的閒適生活。有時也會白天休息，晚上行山。這時候行的便是太平山，在盧吉道看夜景。

在盧吉道看夜景的遊人像企鵝部落那樣多，然而特別起眼的只有美穗子一個。在我而言很難不注意她。和服裝束、手提風呂敷、腳踏木屐的女性走在香港，本就相當罕見，何況美穗子具有一種柔和高雅的貴族氣息。這樣的人，就算被拍照上載、記者抓住訪問也不足為奇。

奇怪在，她在如潮的人海中，誰也未曾望她一眼，彷彿她不存在。「這是精神暗示的一種。」她後來向我解釋。「就好像走在街上，女人會傾向看不見美女，男人會傾向看不見美男，我只是將這種傾向引導到自己身上而已。以前讀書時就常用。」「讀心理學？」「中學。將氣息藏起來以避開老師提問。」「實用。」我由衷讚嘆。「請務必教我。」

她像看見美麗的流浪貓走過那樣淺淺一笑。

(說故事之人之十四)

片尾曲

克洋

fb.me/hakyeung2018

逢周四、日見報



劇

本周說說「劇」，《說文解字》說：「劇，尤甚也。」拾字君最近在看HBO的新劇《切爾諾貝爾》。這部五集迷你劇，聚焦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爆炸之後，一經推出在網上就廣受關注。看着美劇，拾字君不自覺地聯想起了關於切爾諾貝爾的一部紀錄片，由探索頻道製作的《搶救切爾諾貝爾》(The Battle of Chernobyl)。

美劇，強調「劇」集中在Drama也就是戲劇性上。在美劇中，觀眾看到的是在事故發生之後，否認、卸責、封鎖消息的核電站主管、地方政府官員。他們傲慢、自私、視生命為草芥。在美劇中，你看到的是不畏權威、據理力爭的科學家，是不畏死亡、前赴後繼的搶險隊員。總而言之，是美劇常用的套路：陰謀論加個人英雄主義，看劇的過程就是憤怒和感動的融合。

而紀錄片就是另外一回事。紀錄片由一個一個採訪組成的，從前蘇聯的時任最高決策者戈爾巴喬夫，到第一個飛到反應堆正上方投入滅火物料

的飛行員，治療這些英雄飛行員的醫生……這一個個採訪，就是一個個記憶碎片，拼出了切爾諾貝爾真實的、帶着人味的歷史。而除了紀錄片，現在逐漸被解密的前蘇聯政府文件，更是可以從第一手資料看到事故發生之後，前蘇聯政府的真實反應。

美劇和紀錄片的差別，就如同《三國演義》和《三國志》。《三國演義》中關羽溫酒斬華雄宛如戰神轉世，《三國志》則告訴你孫孫殺的華雄，表述也只有平淡的六個字「臬其都督華雄」。《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借來東風火燒赤壁。《三國志》：沒這事。

以歷史為主題，無論是小說還是戲劇，圖的都是可看性，要了解真正的歷史，還是要通過正式的史料。

字裏人間

拾字君

逢周日見報



熱愛陰天

在霧霾的肆虐下，最近幾年北京的陰天似乎越來越少了。大多數時候，霧霾裏的天色總是昏暗模糊，令人分不清是烏雲還是污濁遮住了陽光。記憶中，北京的陰天總有着美好的氣息，尤其是夏季的陰天令我沉醉。

真正的陰天其實是特別清晰的。陰沉不會降低能见度，反而會將原本的色彩洩得更加濃郁。比如，路邊的樹蔭看起來更翠綠，朱門灰牆也多了一分濃重，一個個色塊沒有了刺眼陽光的攪和，變得層次分明。所以，陰天從不意味着漫長的壓抑，而只預示改變的來臨。作為雨水的前奏，陰天的長度通常不會超過半天，天色會在雷聲響起之時急速的變暗，時光的「錯亂」總令我興奮。

老舍就像一位印象派的丹青聖手，在《駱駝祥子》裏曾準確捕捉到「在烈日和暴雨下」的瞬息萬變。在地上像下了火的正午，一絲涼風就給了很多希望。很快，天邊出現了墨似的烏雲，雲還沒鋪滿了天，地上已經很黑，極亮極熱的晴午忽然變成黑夜了似的。夏天的雨是說來就來。

陰天的短暫令色彩和溫度都變得珍貴，也正是北京暴烈的夏日裏的一點安慰。而體驗或者欣賞北京的陰天，最恰當的地點無疑是胡同裏。躲在樹蔭下乘涼的人們，可以在陰天來臨時感受難得的陣風習習。如果雨點漸瀝，濃密的槐樹枝葉足夠短暫避雨。乘涼的街坊並不急於終結談天返回家中。直到雨勢轉大，才抬起板橋回到偌大的屋檐下躲避電閃雷鳴，繼續享受一份平靜。

一陣急切的雷雨過後，天色又重新擦亮，等待院子裏花壇泛起泥土的清香，在涼爽的信息中飄盪，是一場北京陰天最完美的終結。而今，胡同和院子越來越稀缺，但陰天依然會盡力地在被鋼筋叢林擠壓的空間中，守護自己的一席之地。

花世

步美

henrydine7473@gmail.com

逢周日見報



Frank Stella：所見即所見

鉛字肖像

楊騏

逢周一、日見報



美國極簡主義大師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波蘭村莊」系列作品，近日登陸香港展出。展覽於中環「厲為閣」畫廊開幕，也是斯特拉的作品第一次在大中華地區與藝術愛好者們見面。

在翻閱展覽的宣傳冊時，我不由被霍利斯·弗蘭普頓(Hollis Frampton)為斯特拉拍攝的《自弗蘭克·斯特拉的秘密世界》所吸引，在這數幀相片中，年輕的斯特拉身上，彷彿裹挾着一層索尼·史塔克式的「教科書般的自戀」，而他人確實也有值得驕傲的資本。

出生於一九三六年的弗蘭克·斯特拉，從中學時期開始學習

最近看《宋史》，發覺大宋朝和自己以前的想像有頗大差別。宋朝，不是一個軍事強大的朝代，面積亦只有二百多萬平方公里。或許大家會對其常常受遼金所脅迫及納銀而覺得它是一個失敗的皇朝。然而，讓我們看看以下的事實吧：宋朝雖小，但是它每年收的稅金高達一億二千萬兩白銀，是中國歷朝最多。之後的明朝只有二千多萬兩，而大清朝亦只有六千多萬兩。

宋朝是外向型經濟，通商異常發達，和那時的阿拉伯人商貿頻繁。有專家推算，宋朝的GDP佔了世界的一半，可見經濟實力的強勁。

那時的東京(即開封府)人口一百

眾所周知，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Andy Warhol)將自己在紐約的工作室命名為「工廠」，簡單直接地將藝術創作與機械生產連結在同一個想像之中，而沃荷自己亦說：「機器有較少麻煩。我希望成為機器，我想，所有人都應該成為一部機器。」

將自己與創作想像為機器的大師，不只有藝術家沃荷，還有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他的散文與演講集《文學機器》裏，卡爾維諾提出，若我們真的理解文學就是一個字與另一個字的連結之擴大化，我們就會明白，機器會比人類更有可能創造出嶄新的文學，因為只有人類所限於意識。

兩位文藝大師，還有更多更多的創作人，都有過這樣的想像：希望成為一部機器。這是為什麼呢？

在上中學時，因為語文課本中的一篇《警察和讚美詩》，而迷上了歐·亨利(O. Henry)的短篇小說。那時還沒有「腦洞很大」、「神反轉」之類的詞彙，表達對歐·亨利的景仰，也只能用「想像力太豐富了」來形容。

歐·亨利的小說，有點像周星馳的喜劇風格，有的能讓人感到笑中帶淚的小人物的溫情，比如《麥琪的禮物》、《愛的犧牲》；也有的是一種無厘頭的黑色幽默，充滿了對市井狡黠的戲謔。

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但現實又往往比小說更精彩。一百多年前為報紙和周刊寫專欄的歐·亨利，若活在今天，低着頭拿着手機當「拇指族」，恐怕也會感慨自己的

蔬菜的種子包在袋子裏，小心地從種子商店拿回家，然後放到一個不濕也不潮的地方。等着節氣到來，種到土裏。播種之前要把菜地的泥土用鐵鏟翻開，然後打碎泥塊，使土地平整，這有利於種子藏在裏面發芽。如果泥土塊大，就會漏風，種子在裏面就會被風吹到，就會生病，就會風乾死掉。這就像一個人睡覺，要把被子蓋好。

過了多天，你看見菜地裏有了綠色，你以為你小心種下的菜長出來了。等走近一看，那些綠色的植物，都是野草：薺菜、稗草、菁菁、牛筋草……

耕種的時候，並沒有種下這些草的種子，它們是從哪來的？而且長得如此整齊？那種泥土的翻動是天翻地覆的。草種子在這番折騰後竟然毫髮無損。而蔬菜種子則被小心

文藝機器

有一次，沃荷在無意間知道了畢加索一生畫成了四千件作品，這「四千」的數目打動了沃荷，他決定要在一天之內，做成四千件版畫。最後，沃荷成功做出了五百件，但是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我想，藝術家對自己創造力的不穩與不足，或許是他們想像自己成為機器的第一因。

如果你也是寫作人，或許都會有這樣的經驗：在真正寫得出文章之前，望着原稿紙或電腦螢幕，腦袋一片空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熱身運動」，包括上網、看書、看新聞、行行企企、收拾桌子、回覆電郵、煮咖啡、抽煙，等等等等。總之，就是寫不出第一隻字。

你想，在這一個人抓狂的時候，作為一個創作人，怎可能不希望自己成為一部文

「歐·亨利」很忙

「腦洞」還不夠大。一些真實的荒誕，屢屢讓人三觀盡毀。

前幾天河南周口男嬰丟失案，就是如此。一劉姓女子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外出散步途中暈倒，醒來後發現孩子不見了。心急如焚的家人，在網上發起了求助。愛和善心，總是最甜蜜的花粉，短時間內播撒到全國，熱心網民和媒體都幫忙投入到了尋人行動中。迫於壓力，最後「人販子」選擇投案。但途中又變卦，最終被警方控制，男嬰尋回。

就在大家歡呼勝利的時候，事情卻出現了驚天逆轉。原來男嬰是劉某與老同學王某婚外情所生，孩子生父為了要回孩子，合作策劃了這一事件。隨後，王某所在單位也公布了對其展開調查的消息。一開始的警匪片

藝機器，一部不需要熱身而開機即生產的機器呢？

當然，你或許是一名有批評性的讀者，認為這樣的文藝機器想像，不過反映了創作人的不專業，而你甚至會對沃荷及其大量製作的作品嗤之以鼻；你也或許是一名專業的創作大師，從來沒有試過創作時的「當機」狀況。無論你是前者或後者，也請原諒我寫下這篇自愈性文章，因為這文章，可是我「當機」四十分鐘後寫成的。

普通讀者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四、六、日見報



野草 野花

的種下。埋入土裏深淺都是有規定的：埋深了不出苗；埋淺了也不出苗。而草種子，在翻動泥土的時候，它身處什麼位置是沒準兒的，它們為什麼出苗那麼齊？那麼快？

所有的農作物都是人工「馴養」的。在馴養的過程中，農作物變得嬌氣起來。野草就是沒有被人類選擇的植物。它們很不服氣。它們積累了沖天的怨氣。野草要求公平競爭。看誰長得快長得壯。

一進入六月，野草像侵略軍，鋪天蓋地向我的菜園子攻打過來。那些被我精心呵護的秧苗，沒有任何抵抗力。它們在那裏呻吟，向我呼救。我動用了我的兩隻手，不停地拔出野草。後來我的兩隻手已經酸痛，而野草，死了一批立刻又長出一批。泥土裏到底埋伏了多少野草的種子？怎麼會不停地長出

來呢？

我感到我的手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經不是成千上萬野草的對手。草的戰鬥就是數量，而我的手只有兩個。這時我想到了鋤頭。鋤頭也是手的變形——它是鐵的手。我無法增加手的數量，但可以提高手的硬度和殺傷力。鋤頭是草的屠刀——每一把鋤頭都被草的血浸透了。給一株草幾天時間，它就能長得和一個月的苗一樣大。沒有人的干預，秧苗都會被野草淹沒。

(一)

格外

格致

jilinzhaoyanping@163.com

逢周日見報



將兵與將將

「最佳註腳」或「非官方信條」，不過，斯特拉本人大概也不會在乎別人是怎麼說的。

作畫的過程、作品的本身，才是弗蘭克·斯特拉最關注的。而作品的附加意義，例如，畫作會包含哪些政治意義、會為他帶來什麼樣的名譽和利益……這一切都不在他的考慮範疇之內。他反對通過藝術去過分表達、批判、諷刺，他覺得，藝術就該是藝術本身——這就是斯特拉的名言「所見即所見」的真正意涵。

這次在香港展出的「波蘭村莊」系列作品，雖然用的是「猶大教堂」這一充滿政治隱喻的元素來創作，但斯特拉希望我們更聚焦於「藝術本身」來看待這些作品。這就是這個時期的斯特拉，對人們總喜歡在藝術作品身上強加過多附加意義的壞習慣，所作出的尖銳回應。

(上)

高雄市長韓國瑜，在議會備詢時，被議員問到雨後高雄市地上坑洞的問題，居然可以回答全市場上有多少坑洞。

之前備詢其他問題，他吃了癩，這次有備而來。但一個市長真的要萬事皆通嗎？

要是議員再問他，市區有多少個郵筒，多少個公車站，他也要回答嗎？

市長凡事都管，那他手下的局長們幹什麼？

市長當然是管大政方針，管幹部，管長遠規劃，管市政和民生的重大問題。市長不是萬金油，什麼地方痛就抹什麼地方。到最後，市長什麼都不管了，光是準備在議會被質詢，他就活不下去了。

他當選了市長，他去找手下的幹部，幹部找來，把不同方面的工作交給他們，市長過問的，應該是宏觀的、長遠的、牽涉大局的問題，而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一個市長抓了芝麻丟了西瓜，那就不是個合格的市長。

劉邦問韓信，我能帶多少兵？韓信答可帶十萬。劉邦問那你呢？韓信說我帶兵多多益善。劉邦問為什麼我帶的兵比你還少，韓信說我是「將兵」，陛下是「將將」。

主帥指揮將軍，將軍指揮士兵，仗是這樣打的。

飲茶集

斯人

逢周日見報



大宋朝

因此，文學作品就變得十分興盛。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冬梅曾指出，封建王朝中，宋朝的皇帝如仁宗等已經相對寬容，大抵在那個框架下他們已經表現得最好。大宋朝的皇帝大多不會獨斷獨行，而是會和士大夫一起共治國家。

宋朝的軍事力量其實並不如人們想像中的糟糕。「澶淵之盟」是在宋及遼打成平手下簽訂。南宋高宗時，岳飛曾重創大金，差點直搗黃龍。後起的蒙古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滅西夏及金用了二十至三十年，但是滅南宋卻

用了四十五年。金庸先生常說的襄陽城就阻擋了蒙古兵南下十多年(可能因為有郭靖大俠助陣吧)。由此，可見宋朝的國防能力十分強韌。

以上只是我的愚見。看着《清明上河圖》中酒家林立，人民一派悠閒，觥籌交錯，把酒言歡，那不是老百姓嚮往的生活嗎？看着時，我發現圖中有個人好似羅富齊，正在飲酒中！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8@gmail.com

逢周六、日見報

